

# 朱子的精神自由

王治伟

(福建师范大学 哲学系,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可是在整理、阐述理学思想的时候,他的精神也在经受着自由的沐浴。他在阐述天理观念并且格物穷理的时候,在走进山野欣赏春色的时候,在对人生境界孜孜以求的时候,都呈现出自由的本色。

**【关键词】**朱熹;天理;自然;境界;自由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2-0053-03

当人们已经告别洪荒时代的灾难,当人们已经摆脱饥饿的折磨,他们绝不会庸庸碌碌地生活,而是要思考自己的世界。哲学家们毕生的追求或许就是寻求世界的真理和人生的意义。在此探求过程中,他们越过了世俗的单调和偏见,跨入了自由的王国。这里所说的自由是精神的愉悦、心灵的超脱。可是,获得精神的自由并非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也不是随意就能达到。哲学家往往是在卷帙浩繁的阅读与研究中获得认识的升华和思想的开拓。他们的工作,或许在旁人看来是一大堆枯燥无味的繁杂劳动,可他们自己却能得到最大的快乐。

## 一 对天理的认识

朱熹发展了“二程”的理一元论,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他把天理看成是对世界的终极认识,是天地万物和社会存在发展的根据和基础。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这说明理是超越一切的,是万物的第一个动因;也可被看作事物的规律,即必然性。斯宾诺莎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们往往在对必然的认识过程中得到心灵的释放,得到自由。于是,“天理”就成了获得自由的关键。当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天理”,他也会获得思想和意志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来源于探索过程本身价值的确证,和人生意义的实现。

朱子赋予“天理”以更丰富的内涵。他认为“天理”虽然是形而上的范畴,但并不是神异莫测、不可捉摸的。而是和现实万物,和儒家的伦理纲常、道德礼仪相通的。他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语类》卷九十四)太极就成了世界万物之理的根源,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理。同时,理也是普遍存在

的。朱子还说:“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语类》卷九十四)这就是朱子“理一分殊”的观念。万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都有自己的“理”,这就是分殊。然而万物各具的“理”又是整个宇宙的统一体的“天理”即“太极”,这就是“理一”。朱熹不但把天地万物的本源归于太极或理,而且把社会的道德纲常也变成了理的内容。他认为太极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他说:“太极只是一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语类》卷九十四)所以他说:“其中(太极)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答陈器之》)太极的内涵还是由道德原则组成的。朱熹又把这四种原则加到自然界。他说:“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语类》卷六十八)封建社会的一切礼仪规则都不可避免的被“天理”所包纳。

朱子不但建构了理的思想体系,而且用一个普遍性的理导引出了认识“天理”的方法,即格物。既然“天理”正在万物之中,那么,格物即可穷理。朱子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朱熹《大学章句》)只要做好格物的工作,不断认识更多的理,我们的内心就会更加明了、更加清澈、更加自由,进入更高的境界。

朱熹对“穷理”的工作怀着极大的热情,并不断地从前人那里寻找经验。他翻阅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并作了解释,他继承了张载的学说认为人有

“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对“二程”的继承更不胜枚举。除此之外，他还为“四书”作注，编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还对《诗经》作注，编成《诗集传》……他的一生都是在探求天理的本来面目，思索天理的真正旨归。他不断地创办书院、招收门徒，都是为认识天理所作的努力。无论到何地做官，无论在官场怎样的受到排挤，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在执著地做着格物、致知、穷理的工作，并且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认识，发扬天理学说。

当朱子用勤恳的耕耘来认识至高至善的“天理”的时候，他也会迎来生命无尽的愉悦。因为他已经走上了一条有意义的道路。他沉浸在对天理的探索之中，在经书中搜寻、思考着美的所在和幸福的感觉。

## 二 对自然的体悟

朱熹在人们印象中是个治学严谨、苦读不倦的道学先生。但是，当一个人建构了自己的思想王国，装扮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就会获得超然物外的快乐。他会用和乐的心态面对世间的大是大非，用闲适的风范去迎接人生的苦乐和酸甜，困厄和飞黄腾达都让人会心的一笑，痛苦也会被嚼出甜甜的滋味。

中国的儒生，往往是在苦读中寻觅着生命的真谛；在“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进学解》）的执着中，追溯着先贤的大道。然而，在枯燥乏味的经书中，也往往触景生情，捻出些清词丽句作为心灵的休憩和性情的陶冶。朱熹生长在一个诗词繁盛的时代，他绝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当成暗无天日的玄思妙想，而是寄情自然，不时地在用诗词诠释着生命的绚烂和春日的光辉。“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春日》）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描述中，我们不会想到：一位儒生在默无声息地翻阅着古籍，审视宇宙的奥妙，忧虑着道统的沦丧，并力赞伦理纲常的合理性和不可变更。只能感觉着和煦的春风，看到清澈的河水，闻到绚丽的花朵散放的香味，甚至还能欣赏着蜂蝶的舞蹈，听着鸟儿清脆的歌声……

还有一首《春日偶作》：“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履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朱子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也爱美，也爱生活的乐趣。听说西园的春色更好，就急忙穿着草鞋去欣赏。果然大饱眼福，还感叹乾坤造化的功力。可是朱熹是爱道的，他对于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都寄予极大地肯定，并确定为万世不易的规则。我们怎样会相信这些精美活泼的诗歌出自他的胸中呢？

朱子在研习经典文献之余，也展示了哲人的风范。当一个人对世界有了透彻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思想关怀，他就会获得很大程度的自由。无论他的认识是不是真的恒久不变，他都会在心理上走近自由的王国。人们在把握世界的规律之后，就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需求，自由地选择，自由地进行各种实践。当一个人不被自己的社会角色异化成无可奈何的工具，而是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断地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到赞许的目光，他就真正进入了自由王国。朱子每日有弟子相伴，谈经论道，正似孔丘师徒的和乐与安逸，在枯燥的经卷中还能得到师生之间交流的快乐，还能保留一份浓郁的温馨，他怎能不兴奋呢？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曾点》）

朱子在这首诗里，除了对春天美景的赞美和依依不舍之外，还有对“曾点”之志的追慕。我们想到在孔子那里也曾有过对赏春的羡慕：“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是曾皙的志向，也是孔子的志向。朱熹对孔子的尊崇和仰慕溢于言表。周敦颐所说的“孔颜乐处”，朱熹却不时地用诗歌的方式表现相类的情致。

朱子《观书有感二首》描述的也是春天的喜悦和感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些诗歌就如一幅幅精美又灵动的图画，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陶醉，让我们进入一种享受自由的境界。

## 三 对境界的追求

朱子为我们展现的是精神的自由，而不是现实中物质功利的喜悦。在现实中，他也是几经贬谪，奔走不暇。可是他没有让现实的利害左右自己的心情，始终不废对天理的追求，始终把太极看成自己所有行为的依据，不断地克服私欲，让自己能够“心与理一”。

北宋的程颐以“居敬穷理”为修养之根本功夫，以“与理为一”为人生之最高境界。朱子发挥了伊川的学说，也以“心与理一”即“心中天理流行”为修养之最高境界。更认为心中天理流行即是“仁”的境界。他说：“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学而》）他把“仁”看成是爱的内驱力，内心之中美好的德行。朱子又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

发,而其用不穷。”(《仁说》)仁也成了一种普遍的善,并借着人的感情表现出来。“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日月克之,不以为难,则私欲净尽,天理流行,而仁不可胜用矣。”(《论语集注·颜渊》)由此可以看到,朱子把“仁”看作“存天理,灭人欲”,达到至善境界的途径。他把儒家“仁”的观念纳入自己的思想境界的追求之中。

朱熹的“心与理一”要求一切的行为都不违于理。他说:“圣人与理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处这理,却是未熟。……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礼修身为究竟法尔。”(《语类》卷八)看来朱子为了达到“心与理一”,是从来都不敢懈怠。只有一直保持“克己复礼”的心态,才能发扬“仁”德,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朱子对“诚者”的解释是“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中庸章句》)。对“诚之者”的解释是“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同上)。朱子追慕圣贤之道,希求圣人境界,当然要真实无妄,与理为一,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天理。朱人求教授认为:“‘诚’是一座贯通天人物我、沟通本体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桥梁,经由‘诚’的指引,我们可以成己成物、融贯内外,获得一种圆融透彻、无所滞碍的心灵境界。”朱子就是通过“诚”,

达到了一种哲人的思想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他获得了心灵与自然的融合,思想与天地的统一。朱教授指出:“‘诚’是一种由尽性知天而达到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朱子通过“仁”和“诚”来实现“心与理一”的愿望,并且在这样执著的追求中获得了心灵的愉悦和生命的绽放。或许在人们看来,这是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没有欢乐,没有自由,只有漫无边际的修行。但是当一个人沉浸在某种信仰和理念之中的时候,他未必会感到痛苦。前赴后继的革命者为了共产主义信念奉献生命的时候,或许是面带微笑的。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难道要说他糊涂吗?执着的赤子之情在中国的历史上不断推动文化的进步,也不断地继承前人的业绩。

在自由王国里,每个人都感觉到幸福,因为他做的事情是值得的。并不是无病呻吟或受到强迫,而正是用主体的选择来决定自己事业的方向,每次努力都会成为一个成就。

朱熹实现了自己的发展,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儒家思想的承传和发扬的事业。或许人们仍会把目光放在朱子所受到的挫折上面,但是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没有能够阻止他研习经典,也没能影响他教授门徒,更不能改变他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他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也建成了自己心灵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他是自由的,是快乐的,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愉悦的心情。他已经超越了现实的羁绊,走进了自由王国。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2]朱熹,吕祖谦.朱子近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朱人求.真德秀对朱子“诚”学的继承和发展[J].哲学动态,2009,11.
- [4]朱汉民,萧永明.旷世大儒——朱熹[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The Spiritual Freedom of Zhu Zi

WANG Zhi-wei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Zhu Xi is an epitomizer of the Philosophy of Sung Dynasty. However, while his packing up and explaining the thought of philosophy, his soul sank deeply into freedom. When he was asserting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and making Gewuqiongli (means study anything and grasp their regulations), when he was walking outward to enjoy the bright spring, and when he was going after the realm of life, he always showed a kind of thirst for freedom.

**Key words:** Zhu Xi; Heavenly Principles; Nature; Realm; Freedom

(责任编辑:周锦鹤)